

抗战末期的筑路功臣-----龚继成

女儿龚启莘童年回忆录（1933年至1945年）

前言

这一集的童年回忆，能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上万字的十二年回忆，可不是全靠我一人之力，而是大家通力合作。除了我大量地参考了大哥龚启英编写的我父亲“龚继成传记”，还有表兄陈兰蓀，表弟季启申的相关章节之外，也得到弟弟龚启华的指点，去网上找到了些我父亲C. C. Kung的资料，还有台北世侄女徐怡翔供给的先父资料。

同时，也有我大女儿蒋丹丹的网上搜索，网上交流与收发；小女儿蒋奕青的插图；我丈夫蒋浩欣的选辑与校正。最后在侄女龚长桥穿针引线的搭桥下，这才可能在今年三月底，一得到“要收集我父母亲早期的各种事迹”的倡议后，马上着手起稿，学着我父亲快速筑路的作风，一口气地把故事大纲先写完。在参考了父亲工程上的时间和地点，逐一编排，终于赶出了这整整十二篇的回忆集，与读者见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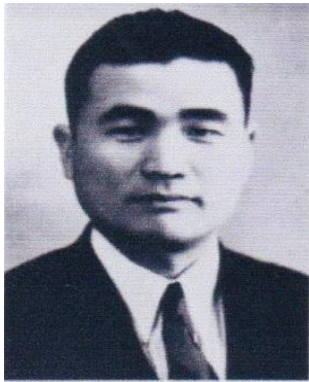
在此，除了要感谢上述这么多人的帮助之外，还希望读者能通过这些故事，对我们父辈的事迹有更生动和立体的认识与了解。

目录

抗战末期的筑路功臣-----龚继成	1
前言	1
一、 我的名字----龚启莘	3
二、 我的故乡----江苏海门	5
三、 古都西安的故事	6
四、 追兵来了，千里亡逃	8
五、 逃离了日机的魔掌	10
六、 忘不了的腊八粥	12
七、 失而复得的大衣，大扫除	13
八、 爸爸的两个小故事	15
九、 精彩的空中大战	16
十、 小偷的光临	17
十一、 爸爸救了我	18
十二、 呕心沥血死而后已	20

一、 我的名字-----龚启莘

1933年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年头。我父亲龚继成



P.1

(附相片p.1) 才33岁。是个健壮，敦厚，苦干的青年工程师。当时被铁道部由浙赣铁路，选派去与陈宗器，尤寅照等人加入大名鼎鼎的瑞典地质探险家斯文，郝定先生（附相片 p.2）带队的西北科学考察团。父亲和尤寅照是由铁道部派出，在团中负责勘察西域路段和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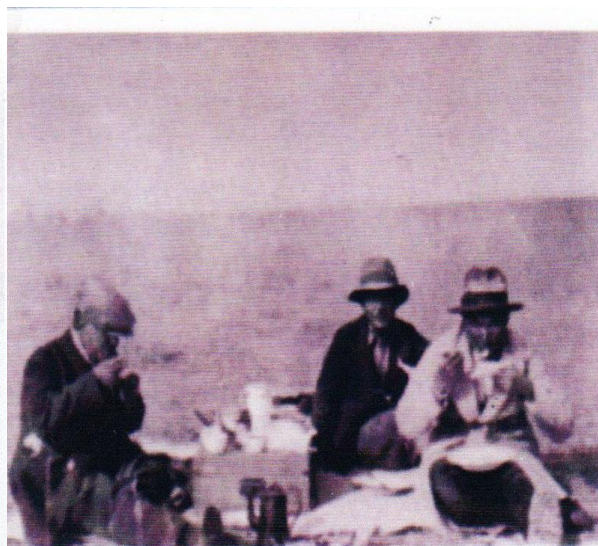
斯文赫定博士在中国西北考察中留影

P.2

新铁路的路线。考察团历时年余，途经荒无人烟，无草无水的沙漠地带，几经断水缺粮，不胜艰苦。而且还遭当时的土皇帝盛世才军阀的无理监禁。多方周旋，最后才得以脱险，完成考察任务。（此经历在斯文，郝定编写的诸多亚洲探险游记书中，都有详细记载。）（附相片 p.3, p.4）



P.3



至右：著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，陈宗器，龚继成

P4

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，父亲临走前从家乡一海门请了位姓黄的保姆来陪伴母亲，协助打理家务。我母亲季玉如（附照片 p.5）带了我两个哥哥，留守在浙江金华。母亲从小聪敏过人，思想开通，她在家是老大姐，首先打破封建迷信，带



P5

头不缠脚，要进洋学堂，开风气之先。她从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毕业，年青时貌美能干，有许多名人追求，却偏偏独具慧眼，看上了老实，忠厚，刚从唐山交大毕业出来的父亲。既是同乡，又只小父亲一岁，实在是有缘份。后因父亲经常工作在外，家中里里外外就由母亲一人打点，才能使父亲无后顾之忧，全力以赴地奔向他的工作。人们常说，成功的人背后都有一位得力的好帮手。爸爸的成功，的确得到了我母亲的全力支持。

就在这年的7月23日，我呱呱落地，来到这纷乱的世界。出生在浙江金华。金华盛产火腿，但因当时交通不便，火腿只有当地人能享用。知道的人并不多。直到全国的铁路网建成后，相隔四十多年，我再从香港回上海时，经过广州北上南昌，转入父亲早年参加建造的浙赣铁路，再接沪杭铁路后到达上海。途经金华市，许多旅客都下车买金华火腿。我也不例外，下车买了好几盒火腿回去，不但送人，还必定要给自己多尝尝。因为它对我有着另外特殊的感情与滋味。这时的金华火腿早已声名远扬，畅销到全国各地了。

我一出生就取名启新。这正是纪念父亲远赴新疆，开发新疆的意思。后来因我兄弟姐妹五人的名字都以启字排名，名字最后一字都带有草花头，就我的没有。亲友常笑我是领来的。因此，考大学时，我就把那个“新”字改成了“莘”字，而成了如今的龚启莘（附照片 p.6）。这一改，也把我的终身事业定了下来。我不但读了师范，还长期从事教育莘莘学子的事业了呢。而那位因我而来的保姆，也一直跟着我们全家，协助母亲，历经抗战，内战...前前后后与我们家共度了三十多个年头。解放后，他的儿子归来。找到了她，才把她接去共度晚年。因此，这位黄保姆也算是我们家庭的一位老成员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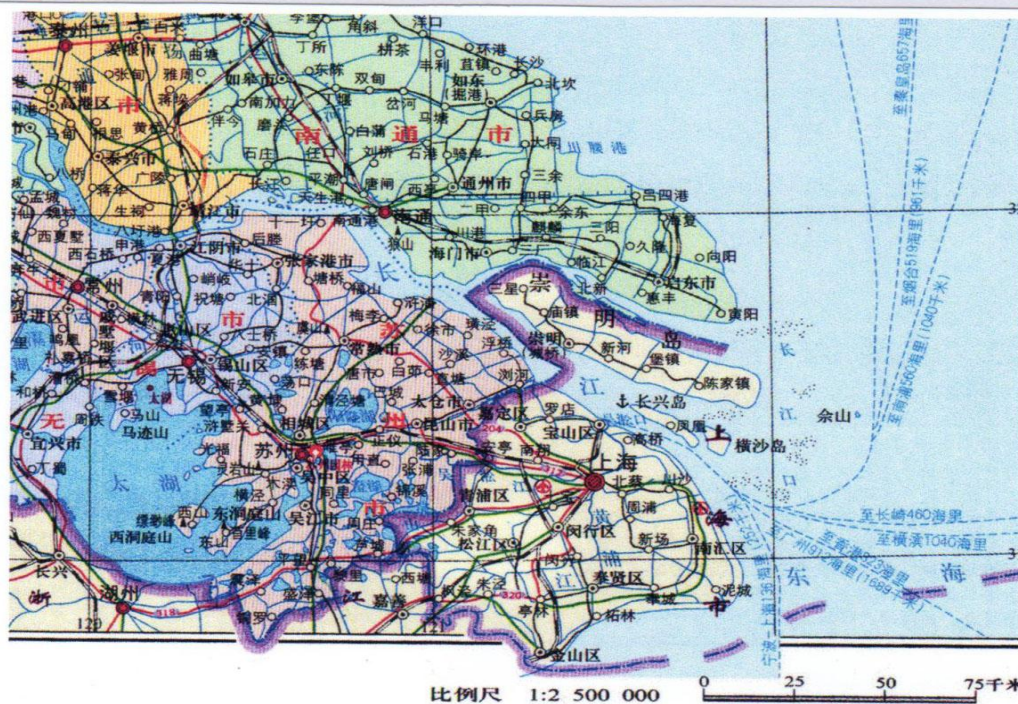


P.6

我父亲龚继成是唐山交大毕业的杰出工程师。后来我大哥龚启英，我二哥龚启苏也都毕业于唐山交大。我母亲季玉如毕业于南通女子师范学校。我也继承了母亲的教书事业，毕业于台北师范大学。我弟弟龚启华（華）和我妹妹龚启蕙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。

二、 我的故乡-----江苏海门

我的故乡在长江出海口的北岸，上海的北面。与南通，崇明，启东，海门，通称通，崇，启，海大同乡。都属长江下游的冲积平原。据说长江上游冲下来的泥沙，在出海口堆积了起来。南面就形成了大上海，而北面与江中心，就是我的家乡地带。（附地图 M1）冲积的成效是60年一公里。由此可以想象，当初那儿起名为海门时，即意为滨海之门。而后面的启东和崇明岛，大概还没有完全形成，甚至上海还没有呢。



M1

由于当地的土质都是沙土，因此那儿盛产花生和棉花。南通的通棉就是享誉世界的高级棉花。纤维细长，产量又多又好。记得母亲曾跟我们讲起，她小时候还去过自己家的棉花地收采过棉花呢。可我表兄陈兰蓀的母亲就当面笑过她：“你只会拣大的采，其他的就不管了。”母亲笑着说“盛开的大朵棉花，又大又白又柔软，可爱极了，我哪能不采？其他的就不管了，就让专门采棉花的来收拾了。哈哈！”母亲边说边笑，好像又回到了她的童年。听了她们的谈笑，就知道母亲年青时定是个活泼好动的姑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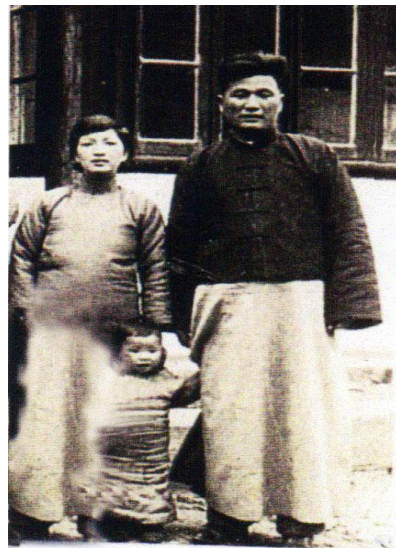
我一岁半时，母亲带我们三兄妹回到家乡海门。在海门县城里（现已改为海门市）暂时借住在我父亲的表兄许世箴家中。不久，父亲也从新疆考察回来，正好在等候新任命的休假中，一家人难得在家乡相聚。父亲的工作要随筑

路的需要而全国转移，因此我们也就跟着四海为家，不停地搬迁了。能够像今次在老家团聚，也是父母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，实在弥足珍贵。而在往后的日子里，除了我曾由表嫂陈雅如陪着去过海门传授气功之外，我们全家就再没有人回过家乡。

许家在当地是个大户人家。家宅很大，主人也是位铁路工程师。算得上是父亲的良师益友。那时我还年幼，但仍能依稀记得许宅的后面还有条小水沟。夏天时，孩子们还能在水沟里游水纳凉，捉鱼嬉戏。我那时还小，（附我与母亲的照片 p.7）由保姆带着，只能在旁边看着哥哥们玩，却不准下水。不过，我已会走会跑，就在大院里，满围地奔跑着，嬉笑着。那段日子是我们三兄妹无忧无虑，依偎在父母身边最快乐的日子。（附我与父母在海门许宅的照片 p.8）可惜，快活的日子总是不长，爸爸的工作令下来了。1935年的秋天，调去西安陇海铁路工作，全家就又踏上了征途离开了家乡，启程北上西安。



P.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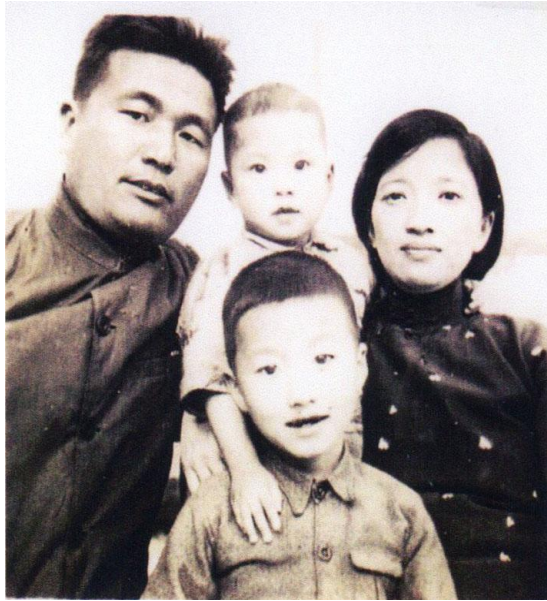


P.8

三、 古都西安的故事

1935年父亲调任陇海铁路工程局第一总段长。兴修由西安至兴平段的铁路。在他的管辖境内，途经咸阳渭河，需要建一座500米长，有16孔的长桥，又要赶在洪水来临前做好桥基。不料河床为砾卵石堆积层，坚硬密实，椿木难入。父亲参考了有关资料，加上他的独特创新思路，制造了水力喷射机。以高压水冲开卵石层，才顺利地将椿木插入，按期完工。

这时我们跟着父亲的工作地点，搬到了西安。不过大哥因学业的缘故，暂



P9

桩很时髦的玩意儿。但照相需要有对象，我们兄妹就自然成了他摄影的对象。哥哥们好动，我比较安静，只要有洋娃娃之类的玩具，我就自然而然地做了他的小小模特儿。我的每个姿态，都是他喜欢捕捉的对象（附照片 p.10）哪怕是我坐在尿盆上都有留影呢。从此我们对这位舅舅就特别喜

欢。他会开车，我还要他抱着我去开车，过过开车的瘾。舅舅还教哥哥们下棋摄影。我们还有个叔叔龚继长。他那时正在读大学医科。放假时也来我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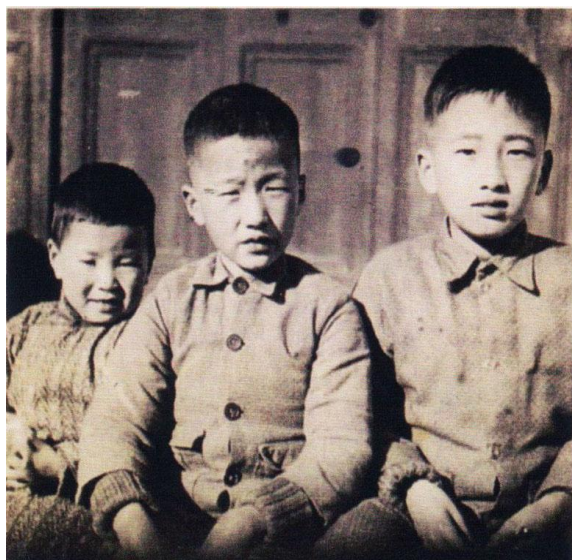
住，因那时的大学生都热衷于打桥牌，因此，他也教会了哥哥们打桥牌。他俩都是我们童年时的导师和伙伴。受了他俩的影响，至今我还常常自己开车四处出游，碰到任何聚会的场面，我就会自动地当上个临时摄影师。有亲友来家相叙，我多半会让他们带回我用电脑即时印出来的相片作为留念。比如最近，来我墨尔本家探访我们的表妹季启群全家，以及侄孙龚只星与他的女朋友，他们离开时都带有我们当时欢聚的生活照。而我大哥龚启英在桥牌上的造诣可大了！他几乎打遍国内，得了很多奖状，被称为祖国桥牌界的国手。二哥龚启苏在围棋界也是个顶尖人物，更是同龄人中的冠军选手。这一切成果多少该归功于我们这两位幼年时的启蒙老师的引导（附我们三兄妹照片 p.11）

时一人独自留在海门。只有我和二哥在父母身边（附相片 p.9）。西安的冬天很冷，下雪时家家都用大脚盆放在房门外积雪，雪水可口好吃，还会带来瑞气----好运气。哪知一天早晨，二哥的一泡童子尿撒进了大脚盆，害得全家没有好水喝，而他也遭了一顿臭骂，没了瑞气。

当时我的小舅舅季权，因跟随我父亲在工程处工作，一得闲就来我家玩。他喜欢照相，那时候，照相还是



P.10



1936年，正好碰上张学良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。西安事变终于促成了国共两党合力抗日的全面抗战。随着战火的爆发，我们全家又开始了南下大搬迁，大逃亡。

P.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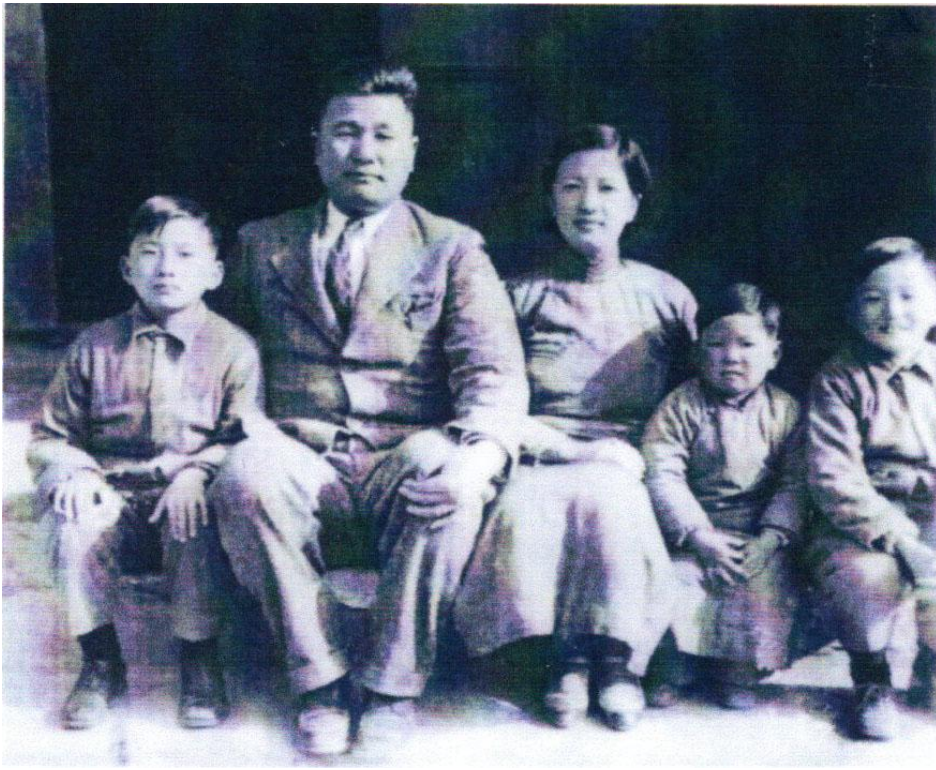
四、 追兵来了，千里亡逃

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，不久，铁道部和交通部合并。我父亲调汉口交通部负责新路设计。因此，我们全家来到了武汉。每到一地，母亲总会先把孩子们送去学校上学。一来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业，二来母亲也可以抽身外出办事购物。因此我很小就上了幼稚园，我的学习过程可是完整得很。以前，人们能上个一，二年私塾或洋学堂就已经是佼佼者了。而我很小就开始上学，搬一次家，就换一个的新的幼儿园。以后我一路都很顺利地从小学，中学，专科直到大学，一层都没有缺。

有一天，在武汉，正逢星期天。母亲带我上街去买东西。忽然警报响了。母亲知道已经来不及回家，就机警地随着商店的伙计们一块儿躲进了他们的防空洞。那次空袭，非常凶残，历时也长，等空袭警报解除后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只看到许多断腿折手的死难者，横七竖八地躺在街道上，或是电线杆旁。实在恐怖！我这才知道了战争的可怕与残酷。那时家人们纷纷出来，焦急地寻找我们，见到我们安然无恙地回来，都额手称幸，放下了心上的大石头。

当时谣言日军已经循长江而上，就快打到武汉了。弄得大家人心惶惶，四处逃亡。正好父亲又接到了新的任务。调去云南修建滇缅铁路，需要赴昆明报到。因此我们全家又开始了千里迢迢的逃亡生涯了。那时去昆明没有铁路可通。坐汽车，走公路，又慢又险。幸亏父亲对当时的全国交通状况比较了解，最后选择了南下的迂回路线，认为比较安全。我们全家在父亲的带领下，先由

武汉南下，再从广州到香港。这一路上总是搭上最后一班车，或是度过最后一个关卡。然后再由香港乘船到达越南的海防，再转河内。最后沿滇越铁路北上，终于平安到达昆明----那时的抗日战争大后方。（附五人照 [p.12](#)）



[P.12](#)

越南的海防与河内地处亚热带。那里的人喜欢穿一种凉爽的黑色香云纱，连头上戴着的阔边帽也缠上黑纱。他们又喜欢嚼槟榔。槟榔吃多了，牙齿也会变黑，老老少少都那样。我们搭上那边的火车时，对面坐着一排妇孺，在我印象中，就像坐在一大群黑黑的老土中间，感觉很是奇特。

到了昆明后，我们总算远离了日军的直接威胁。但不久日机却又尾随而来，我们又开始天天躲警报，仍然不得安宁。（附逃亡地图 [M2](#)）



M2

五、 逃离了日机的魔掌



D1

1938年，我们全家在昆明住下，不久又遭到日机的不断轰炸。虽说我军也有高射炮对抗，但总是处于被动的一面。那时大哥已经在昆明的郊区上南青中学，他曾经远远地看到过高射炮狙击日机的镜头：先是看见许多的小白云，然后一朵朵地在日机飞过的周围开花。却没有见到过什么“结果”。（附插图 D1）我与二哥就只能围绕在母亲身边，躲在防空洞里。7月24日，母亲生下了弟弟，取名启华（华）意寓中华民族全面抗战。因为不方便去防空洞，只能在写字台下躲着。桌上盖满了棉被，以防弹片和流弹。记得有一次大哥放假回来，跟我们都蹲在桌子下，我只听到身旁的大哥在一个人喃喃自语，我问他说什么？二哥抢着说，大哥在祷告，求老天保佑他，因为他还没有娶媳妇呢！弟弟满月后，爸爸才带领我们全家搬到了离昆明50多公里禄丰镇。这才逃脱了日机的威胁。每天只听到预习警报，没有过紧急警报，那就是说日机从来没有到过禄丰的上空。

在禄丰，我开始上小学，二哥则上小学的高班。镇上只有一个小学堂，因此我们在同一个学校。我上一年级，他上五年级。早上我爱睡懒觉，二哥却很勤快，他还当了高班的纠察员，一早就到学校的大门口站岗，我可是经常迟到。有一次我一边赶着去上学，一边还在街上买了个油炸鬼拎着，（即云南的油条，是圆形的，可以用根草绳穿着拎起）（附插图 D2）到达学校时，已经迟到了，老远我就见到二哥站在校门口，一手还柱着根童军棍。我满心欢喜地想分半个油炸鬼给他吃，好让他赶紧放我进校门，于是就高声叫着“尼姑，尼姑！”（上海话二哥的意思）哪知他一看到我反而闪身进了校门，连影子都不见了。我只好失望地跟着其他迟到的同学，一起被罚站在校门口外，直到里面的早会做完，才被放进学校。事后，二哥再三叮嘱我，在外面不能叫他作“尼姑”。



D2

当时小学里的老师，多半是由西南联大的流亡学生来兼课的。他们教上一年半载的书，赚到了学费，再去继续他们的学业。他们中有很多是来自北京的北方人。因此，我在小学里学到的国语（普通话）可真是标准的京片子（北京话）。小时候的学话能力又特别强，记得也牢。以致对于我日后走遍大江南北，甚至在海外教书，演讲都沾上了很大的光。

我从小就喜欢上学校，学唱歌，在幼稚园里有许多歌，我一学就会。到现在还能记得：“弟弟疲倦了，眼睛小，眼睛小，要睡觉。妈妈坐在摇篮边，把摇篮摇。呀呀，我的小宝宝。安安稳稳睡一觉，今天睡得好，明天起得早。花园里去采个大葡萄。”

抗战以后的儿歌就不同了。例如：“吹起小喇叭，嗒滴嗒滴嗒，打起小铜鼓，得陇得陇咚，手拿小刀枪，冲锋，上战场！一刀杀汉奸，一枪打东洋，不怕年纪小，只怕不抵抗，只怕不抵抗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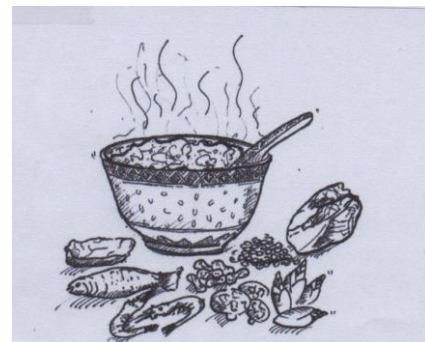
上了小学以后，慢慢懂了事，我最记得的，也叫我最感动的是每次周会上都必唱的总理纪念歌：“我们总理，首创革命...”那是纪念和歌颂我们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终身伟业。

六、 忘不了的腊八粥



P.13

父亲把这段选路的图画好后送交通部定夺。父亲抽空回了趟家，但因路途遥远，交通不便，只能在家住两天。那次正逢深秋近冬时节，母亲知道父亲回家，叫人买好了菜，亲自下厨为父亲做了他最喜欢的腊八粥。（附插图D3）这是一种有八种材料做成的咸粥。当晚，我们全家也都跟着享用到那美味的腊八粥。其味道芬芳可口，鲜美无比。至今还令我经常想起呢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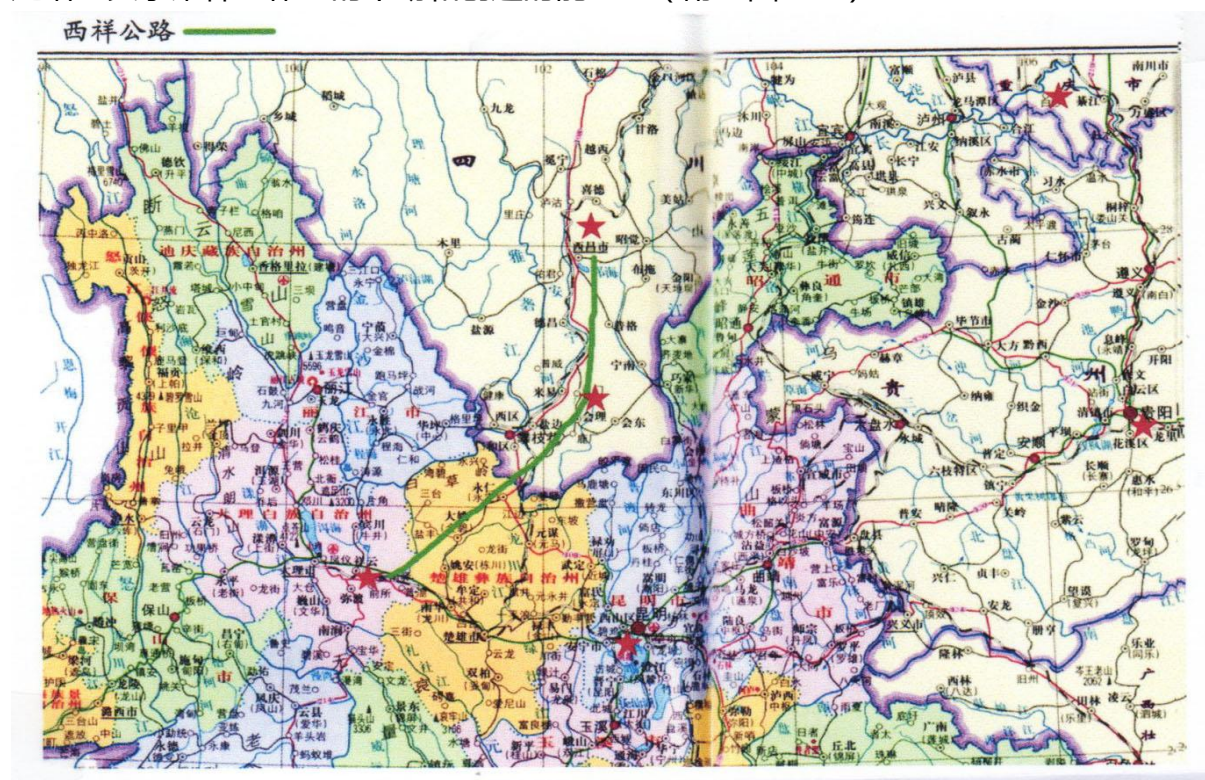
D3

那晚父亲因路途颠簸，很早就休息了。我却因贪嘴吃多了些，又受了点风寒，闹起肚子来。晚上起来了三，四次。最后我把胃里的东西全吐了，这才舒服。（以后我也常犯这毛病，吃多了就要吐，直到后来炼了气功，才治好了这个病）。当夜，我见母亲一直在赶织毛衣。就问她织什么？她才告诉我，是因为父亲身上的毛衣实在破得没法补了，所以要连夜为他赶织一件新的。当时家家户户都流行用毛线编织毛衣。母亲又是这方面的能手，我们的毛衣都是她亲

手编织的。甚至连弟弟身上的毛线大衣，也是她一手织成的。这样既省了人工钱，还便于多次翻改。毛衣破了，不合穿了，就把它拆了再织，不会浪费。

第二天父亲又要回工程处了。在吃饭桌上，他一再多谢母亲为他做的腊八粥，和那件新毛衣。他还特别强调，只要年年能吃上这么一顿美味的晚餐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可惜，辛苦的父亲，在后来的日子里，在工地上忙得连三餐都难得正常食用，还哪有什么腊八粥吃呢？因此，腊八粥对我来说，不但美味，更令我难忘的是父亲那段艰苦的日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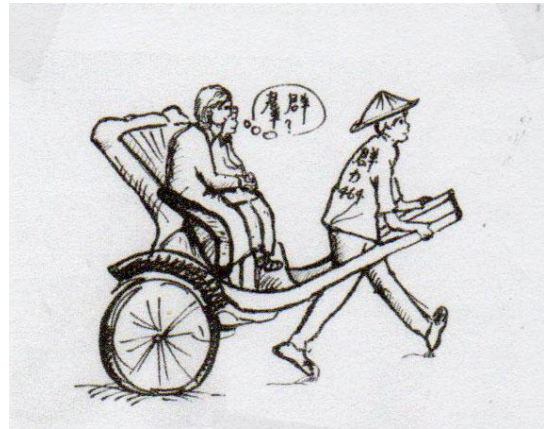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交通部批准了父亲的选路图，即调父亲去西祥公路主办该路的筑路工程。他竭尽所能，不负众望，在短短的五个月中，建成了264公里长的西祥公路北段与滇省的南段相接。（云南的祥云，通往四川的西昌）。打通了由云南直通四川的捷径，被大家被誉为筑路历史上的奇迹。我想那晚的腊八粥，一定给了父亲某种工作上的干劲和创造的能量。（附地图 M3）



M3

七、失而复得的大衣，大扫除

1940年冬，父亲还在四川会理赶筑西祥公路，妹妹出世了。取名启蕙，这是纪念父亲在会理奋战在西祥公路工程地段的意思。两个哥哥都在外地上中学不在家，只有母亲带着我们弟妹三人在家。一天，妈妈又带着我坐了辆人力车去银行办事。顺便配点毛线回来，把弟弟那件毛线大衣加长些。回程时，我坐在妈妈身上没事做，就对着拉车人身穿的号衣上面的编号，自己独自认字玩。因为那几个字都是我学过的。上面是“群力”二字。下面是“464”编号。那时我学的“群”字是“君”在上“羊”在下的，与这个群字有点不同。正在怀疑时，车已经到家，刚要吃饭，母亲忽然想起那件毛线大衣忘在车上了。那时毛线很贵，又是件大衣，可丢不起！母亲正急得不知所措，我却大胆地跟她说，妈妈不要急，我认得那车夫。即刻拉着母亲去人力车队里找。虽一时没有找到，但是就凭着那车夫的编号，跟着母亲先找到群力车行，又找到了编号464的车夫。他直言不讳，交还了那件失而复得的大衣。从此，母亲经常在人前夸我机灵和聪敏呢？（附插图 D4）



D4

第二年暑假，大哥二哥都放假在家。父亲在没有事先通知下忽然回了家。



D5

因大家都不知道父亲要回来，母亲当天正好约了牌友们在家打麻将消遣。当时正值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，其中就有一条是戒赌。爸爸是位最奉公守法，严以克己的公务员。他将打麻将看成是聚赌行为。而母亲碍于面子，也没有即刻收场，这一来父亲被迫采取了一种间接抗议的办法——发动全家大扫除。他召集了我们三兄妹，那时弟妹们还小，没法入伍。于是由

我先拿了个水瓢，在地上洒水。哥哥们则搬椅抬凳的大事活动。（附插图 D5）这样一来，在隔壁房间里的客人也只好知趣地悻悻然各自回家。母亲随后也加入了我们的扫地队伍。一

场闹剧就在全家人的鼎力合作大扫除中圆满收场。事后这件具有双重意义的大

扫除，让我深入地看到了父亲是一位一丝不苟，朴实无华，严以克己，奉公守法的公务员。而母亲也有识别是非，从善如流的美德。都属难能可贵。这样我们这个家才能在大风大浪里度过一切困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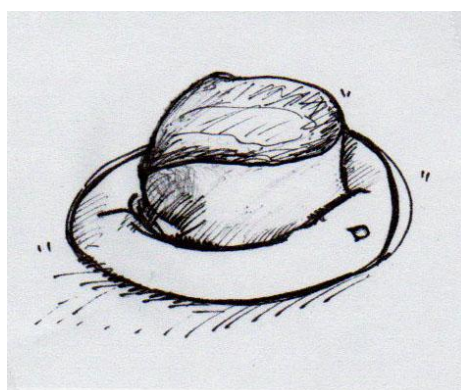
在禄丰住了三年，由于美国民间组织的义勇军---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，义务来到中国协助抗战。因此日机来昆明轰炸的次数减少了许多。我们全家又搬回了昆明。就住在父亲工程处大院的宿舍里。

八、爸爸的两个小故事

1941年秋的一个星期日，在昆明的大街上一阵强风吹落了一位中年人头上的呢帽。他身边的一位七、八岁大的女孩赶过去把帽子拾了起来，用小手拍下帽子上的灰尘，却发现了一个洞，她于是大声说（附插图

D6）：“爸爸，爸爸，你的呢帽破啦！我们快去买一顶新的吧！”那位爸爸接过帽子，轻快地说“它的年纪比你还大，当然会有点毛病，不过，他还是蛮好的。再戴上几年都还可以。我喜欢旧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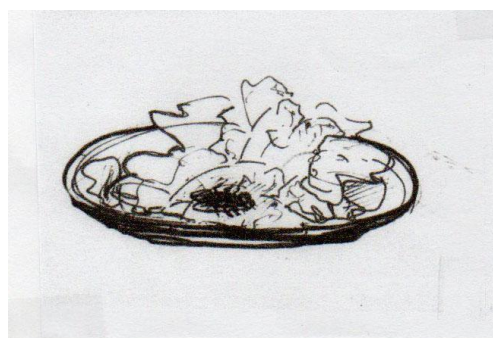
“为什么”？小女孩奇怪地问：“旧的像一个老朋友”，爸爸回答时，又指着女孩子身上的衣服说：“你不也是穿你哥哥的旧衣服吗？”“是啊，你们都说老大穿新，老二穿旧，我老三就要穿破的，那就是说越破越好咯”小女孩天真地推想着大人的话。爸爸听了哈哈大笑，拍着孩子的头说：“傻小囡，慢慢再跟你说吧！”说说笑笑，父女俩走进了一家书店，等他们再走出来时，小女孩已经憋了一肚子气，就问他爸爸一句没头没脑的话：“爸爸，今天为什么不坐车出来啊？”爸爸呆了一呆，反问她说：“噢，我今天不办公，为什么要坐汽车？”孩子不服气了，“哦，有的伯伯带着孩子们出来买东西就会坐汽车的。你不坐汽车，还带个破帽子，穿双旧皮鞋，走进走出地像个乡下人，刚才店里的那小姐对你恶声恶气的，你还笑嘻嘻地赔不是，都把我气坏了！”做爸爸的听了放声大笑，：“孩子，气量要大些，别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，我们有太多的事要做呢。”他就是我的爸爸龚继成。



D6

1942年夏季的一天，爸爸难得带着我们全家，去庆贺他参与并领导下只用

了63天就赶建成功的呈贡飞机场的落成典礼与聚餐，聚餐时一家人正吃得起劲，妈妈突然睁大了眼睛，在一道菜里夹出一只大苍蝇来。我们见了正要开口叫嚷，却被爸爸用手势拦住了。他小声地说：“不要吵，不要吵！接着他笑嘻嘻地夹着一张菜叶把死苍蝇包了，压在菜盘子下面。然后若无其事地对大家说，“为了一只死苍蝇，就浪费一盘子好菜，实在太可惜。记得以前我在沙漠地带测量筑路时，没水没粮，几乎渴死饿死的时候，连树皮草根都吃，那时候的马血比什么饮料都好喝。这盆菜里只不过掉了只苍蝇进去，而且已经煮过了，又不是厨师有心放进去的，你们若一叫嚷，让他吃排头（被责骂的意思）不是太冤枉了吗？这盆菜你们不吃，就让我多吃点好啦”。从此，爸爸多了个“能吃苍蝇的处长”的外号。（见插图 D7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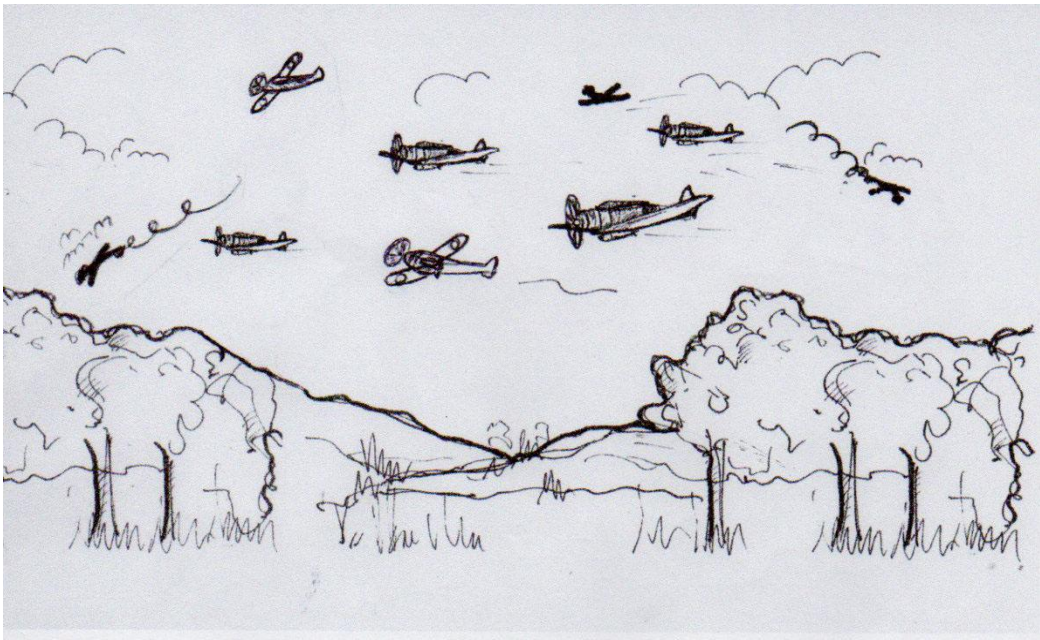
D7

九、精彩的空中大战

1943年，自从呈贡机场造好后，因它就在昆明附近，陈纳德的飞虎队也驻进了机场。有人透露消息说，今后日机若再来轰炸昆明，我们的飞虎队就会升空迎击它们。果真，有一天防空警报响了，我们工程院里的一群小朋友，就偷偷地溜出了大院，躲在外面有树荫遮掩的槽沟里等着飞机的来临。平时我们只能躲在防空洞里听炸弹声，连个飞机的声音和影子都听不到，看不见。今天我们的心情可完全不同，我们敢抬起头来看，竖起耳朵听了。我们知道日本鬼子的飞机今天会遇上它们的剋星----飞虎队了。不久，远远传来了飞机声，转眼间就来了五，六架魔鬼似的日机。从头顶上掠过，紧接着有炸弹落下的爆炸声。但跟踪而来的七。八架银白色的飞虎队飞机也已经轻快地飞了过来。因为它们不带炸弹，可以身轻如燕地追上来，并用机枪对准日机扫射。不一会儿，日机回头飞来，双方正好碰上，激烈的遭遇战就正式展开了。只听到阵阵的机枪声在空中回荡。一瞬间，就看到一只飞机尾巴上冒出了长长的黑烟，刹那间就直冲了下去。只听得“轰隆”一声就完了。接着又是一架有太阳旗标志的日机在前，银色的飞虎队在后，就像猫捉老鼠般地追了过去。一束束机关枪子弹向敌机扫去，不多久又有一架飞机冒着烟跌落下去。这样前前后后此起彼落不到五分钟，我们头上的空战就结束了。

日机已被逐出了我们的视线以外。天空又恢复了蓝天白云，四下里鸦雀无声。等解除警报一响，大伙儿才回到大院。当天傍晚收音机里播出了今天的空战消息说：共有五架来犯的日机被击落，而盟军的飞机只稍有损伤。这一来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。我更是夸口地告诉大家，我亲眼在大院外看到这场精彩的空中大战，还目击到两架日机被击落呢！哪知因此而被母亲大大地训斥了一顿，她说，空战时，双方射出的子弹是不长眼的，地面上观战者随时会被流弹击中。做了无谓的牺牲者。这时我才明白了当时观战者的危险处境。自从那场空战以后，日机就再也没敢来轰炸昆明。我们也就此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。

(附插图 D8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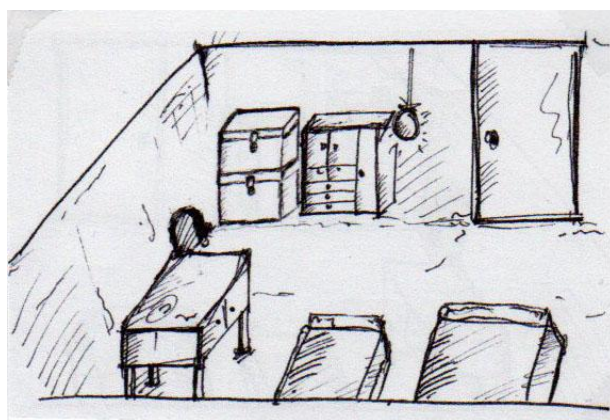


D8

十、小偷的光临

1943年我父亲正在滇缅公路上赶修公路，又要筹建中印公路以及铺设油管的工程，还要为空中交通建造多处机场。真是忙得不可开交，医生查出父亲的血压有些上升，经医院上报上级，政府随即拨了一笔医药费下来，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好事，却不料风声走漏后，就在母亲领到这笔款项的当晚，即召来了一批小偷。当时父亲不在家，两个哥哥又在外地读书，只有母亲带着弟妹与我在两张床上睡觉。佣人们在隔着两道门的工人房里休息。半夜里，我被一些杂声吵醒，睁眼一看，见有人在我们房间里用手电筒照着，在试图打开大箱子的锁，我马上叫喊在另一张床上的母亲，我一叫，那手电筒就熄了，房间里一片漆黑，我害怕地大叫妈妈快开电灯，当时母亲的床边有电灯开关，可母亲却莫

名其妙地叫我别大叫，快睡觉。原来母亲早已知道家里来了不速之客，但因害怕，故意在床上翻了几次身，原想吓走小偷，哪知非但没用，反而把压在被子上的大衣口袋里的一串钥匙抖落在地上。那小偷来得正好，顺手捡了钥匙，就去开启那两只上了锁的大箱子。母亲因为知道云南的小偷是可能用刀杀人的，所以不敢理我，但这些情况我一点不知，只晓得大声催促母亲快开灯。母亲只好勉强开了灯，哪知房间里竟然一个人影也没有。这样反而让我们惊吓得没了主意。只有大声叫喊隔壁的佣人们进来。不一会，佣人们都来到了房门口，却进不来，因为所有的门窗都关得实实的。佣人们还催我们快开门，好让他们进来。母亲要照顾被吵醒的弟妹，就只好叫我去开门。我虽害怕，怕小偷会躲在暗处袭击我，但在母亲的命令下，只好三步并成二步地冲过去打开房门。总算把门打开，放佣人们进来。这时我退到一边，已吓得浑身发抖，然后才听到佣人说，小偷已经从墙洞中逃走了。原来云南平房的墙都是由泥和稻草砌成的，所以很容易在墙上挖洞。但奇怪的是那洞正好挖在房内桌子与箱子之间的



D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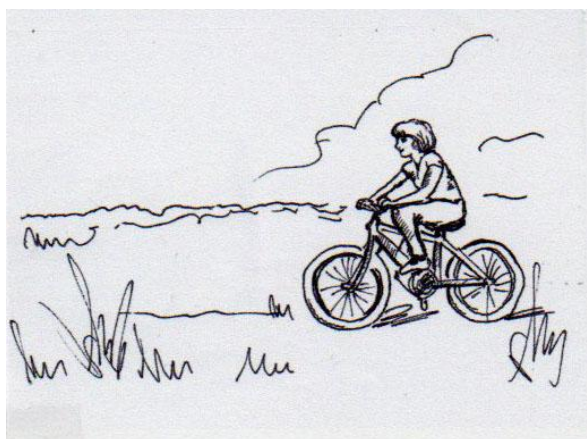
D10

空隙处，（附插图 D9）这说明一定是内贼干的，他才会对我家的情况如此的了如指掌。当时放在大箱子上的三，四只小箱子与一些杂物，已全部被拖到墙外的田埂上，裡面較好的东西都被拿走了。幸好一只爸爸常用的照相机，在他们慌忙逃走时，掉下在路旁。让我们又拾了回来（附插图 D10）这次损失虽然不小，但两

只大箱子与上了锁的书桌的抽屉都没被打开，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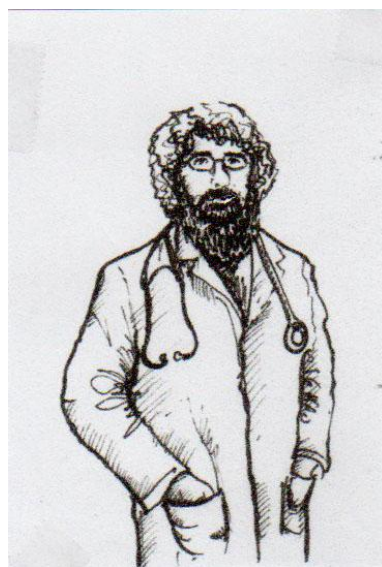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母亲经常指着那两只大箱子说：“这都是我宝贝女儿启莘将来的嫁妆呀”以后，因工程大院的环境复杂，我们全家才搬进了“巡津新村”的独门独户，那儿可就安全多了。

十一、 爸爸救了我



D11

1944年暑假里，我从小学毕业，升上了初中。因为是同一所峨嵋中小学，所以不必考入学试，可以直升。假期里没事就去学骑自行车，（附插图 D11）单车是从单车店里租的。刚学会一点，学校就开学了。因此上学时也不放弃学骑车的机会。一吃过午饭，就赶在上课之前骑它一刻钟过过瘾。不料有一天放学回家就开始肚子痛，因痛得厉害，就让学医的小叔叔来看看。他说小孩子肚子痛，吃点生薑红糖茶就好了，这也是我们家乡的土法子。不料，这法子对我不灵，当我吃了薑汤后，肚子痛得更厉害了。半夜里，我不断地呻吟，吵醒了难得回家的爸爸，他觉得我肚子痛得有点异常。正好他有个同事的儿子也是因为肚子痛而很快死掉了，后经检验是得了盲肠炎。所以父亲警觉地主张我一早就去医院检查。同时也因父亲在家，也就有车子可用。所以我一早就被送进了医院。经一位外籍医生检查后，确认是急性盲肠炎，要马上开刀。如再迟上两个小时就没命了。那时也只有像昆明这样的大城市才有外科的开刀设备，而且还有外国医生为我操刀。后来虽然发炎的盲肠是切除了，但是盲肠已经穿孔，脓水流进了腹腔而变成了腹膜炎，所以还需住院治疗。可惜当时唯一可以消炎的最新药品“盘尼西林”全部用在前线伤兵身上了，后方极少供应。因此我只能靠自己的免疫力来抵抗这些细菌病毒了。虽然医生每天都来查看病情，却苦无良药。只见我一天天地消瘦下去，又不能吃任何东西，而腹腔内的脓水仍不停地往外流着。母亲几番用无奈的泪眼望着我，并苦苦哀求医生设法救我。那位大胡子法国医生最后说，只要今晚脓水停止不流，这孩子就能有救。托大胡子医生的吉言，（附插图 D12）当晚脓水果真不流了。我这条小命才算保住。回头想想，若不是正好爸爸在家，加上他见多识广，我哪能度过这道生死大关，爸爸可真是又给了我第二生命。



D12

脓水既然停止了，第二天我就有了食欲，要一直在医院陪我的保姆为我买

糕饼吃。保姆听了又惊又喜，喜的是我想进食，是康复的现象。惊的是医生临走时千叮万嘱不能让我吃任何固体的食物。只能喝点流质食品，也不能多吃。因为我的肠壁已经被细菌侵蚀得很薄很薄，极易破裂。但是我又饿得发慌，非要吃窗外叫卖的白糖糕不可，保姆拗不过我，只好偷偷地去买了一小块，让我收藏在枕头下。我保证一定小心地吃，也不能让他人知道，在保姆的监督下我一小点一小点地放进嘴里，等融化了才咽下去，就这样，我总算在病后第一时间过了我的馋瘾。

当我第一次下床时，却一下子全身乏力地滚倒在地上，两条腿在住院的二十多天里，因没有吃东西而完全脱了力。因此还得慢慢地学走路。等我完全康复后去上学时，初一的功课已经耽误了一个半月。因此对刚刚在初中才有的英文课一点都跟不上，而其他学科加点油还能补上，尤其对数学特别易懂，并有兴趣。所以后来上大学我就选了数学系。

十二、 呕心沥血死而后已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无条件投降。中国抗战终于胜利，举国欢腾，父亲也回家了。看来他对那些什么公路，铁路，机场，油管...就像小学生放假时把书包一股脑儿地丢掉了一样，一切暂停。父亲也不经常出差了，在家中陪我们的日子多了。看来该是件好事吧。（附七人相片 [p.14](#)）



P.14

一天晚上，父亲忽然问母亲家里可有积蓄，母亲问有何急用，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只想让大儿子启英出国深造。（那时大哥已经在唐山交大的土木工程系读了两年）母亲说这是要一大笔钱的，现在手头没有，但可以想法去筹筹看。再问父亲何以突然想起要孩子出国呢？父亲这才透露了当时一直重用他的交通部长曾养甫已被调走，新上任的交通部长俞飞鹏是个留美的洋学生，他眼里只有喝过洋水的工程师才有水平。因此，他的班子也就像某内阁的博士班子一样，只要留学生，好看而不一定实用。像我父亲那样的土学士，土工程师，自然不被看好，而被搁置在一边。父亲因此说他是吃了没有出国镀金的亏，所以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重蹈他的覆辙，吃这种亏。可他又哪能想到，七年后我的大哥非但没有去美国留学，反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。当了个实实在在的战地工程志愿军呢！

父亲不善于交际应酬，不会去走后门，这些都变成了他争取较好出路的绊脚石。他不再奔走于战时最需要的前线，却只是在他的工程处等待着新的调令。调令却迟迟不下来，而他手下数千名工程师们却在天天催促他，期盼着他们的复员出路。父亲老上司已被调走，也找不到一个知己的人问，他只能在办公室里望天打卦。有高血压的人是不能受刺激的。终于不知何时来了个什么不吉利的消息，他便中风倒下了。

那是1945年的10月15日，是抗战胜利后刚好两个月的那天。当我从学校放学回到家门口，就只见全家上上下下都是人，还挤满了医生护士，追问之下才知道父亲当天脑溢血，躺在客厅中临时架起的床上。是急救医生决定不送医院的，不要搬动，以便就地施治急救。后来了二，三十位医生会诊，却都束手无策。在整整三天三夜的煎熬后，父亲不幸的就於十月十八日归天了。事后许多人都为之叹息，多艰难的抗战都胜利了，这么个老好的大处长怎么就走了呢？唉声不断。

父亲这段不算长的奋斗史，追忆起来，我们不难从中找出它所以会有这个结局的前因后果。该从1933年说起，那年父亲去新疆勘查兰新铁路的路线回来后，他的吃苦耐劳，又有能准确地荒漠之地中选路的才华慢慢地显露出来，从此被他的上司看重。

1935年，陇海铁路西段工程，他不但自造水力喷射机，冲开了阻碍打桩的砾卵石积层，克服了困难。更在1936年勘查宝鸡到成都铁路线时，首次采用了航空测量与地面测量结合的选线法。这些创举对他独到的才能又加了分。

1938年，父亲任滇缅铁路第二总段长，在材料短缺的荒山野岭，他就地取材。在短短三十公里内，开隧道，加桥梁的本领无人能敌。1941年被任命为西祥公路副总工程师，主办该路修建，而以超速筑路的成绩完成任务而享誉全国。又在1942年，只用了63天的时间造好了呈贡飞机场。因此，父亲在建筑速度上再次创下了奇迹。这时候正当日军发动东南亚大进军。对我西南大后方造成了严重威胁。因此中国当局急需有人能挑起重任，来主持后方争分夺秒的抢修陆空对外的交通任务，尽快输入盟军大量支援物资，来支援抗战，把日军赶出去！这个重任很自然地就又落在了我父亲的身上。因为父亲知人善任，当时凡是大学土木系的毕业生，只要到父亲处报到，我父亲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。总能给他一个合适的工作。所以，他手下有一大批得力的工程师，在他身先士卒的带领下，形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施工队伍。接着，四项沉重的任务差不多同时像军令状似的给父亲压了下来。

一，1943年任滇缅公路局局长。在1944年抢修惠通桥后，让远征军收复了许多失地。

二，同年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总工程师，兼广东丹竹，四川简

阳，锦阳三处军用机场工程处处长。三处机场在年内全部完工，立即投入军事使用，即时提供了空运上的便捷。

三，同年兼任中印公路新工处处长。1944年8月5日，我远征军攻克了密支那，为中印公路的修筑带来了有利条件。工地上来了许多志愿民工。父亲亲自在工地日夜监工，夜宿帐篷内，各工段人山人海，斗志激昂，终于在1945年的1月19日限期前打通了中印公路。在通车典礼上，盟军的专车上写下了抗日战争的豪语“Road to Tokyo”（一路打到日本东京的意思）。（见插图 D13）盟军的补给从此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我们的后方。（附照片 p.15）



D13



滇缅公路工务局长龚继成率中美工程人员
在中印公路举行通车试行

P.15

四，同年任中印油管工程处处长。随着中印公路的修通后，于1945年6月1日，油管工程全线铺成，从此，由印度源源不断地将汽油输入到我国的抗战大后方。

至此终于扭转了日军侵华的形势。在盟军的支援下，我国已由败转胜，

一步步走向光明。而父亲所接下的四大任务也都全面完成了。（附地图 M4）



M4

可惜，可叹，也可贺抗日战争的胜利却突然到来！否则，在那形势大好，士气高昂的局势下，中华民族在没有那两颗原子弹的帮助下，也能靠自己的奋起，盟军的支援，一步步，一节节地收复失地，最后一直打到日本的老巢，叫他们投降的。唉，要真是那样，我的父亲就一定会活得更长，更英勇！。

在我的眼里，父亲就像一匹千里马，任何艰难崎岖的路都挡不住他，再大的工程困难他也能克服。他来去如风，威猛神勇，果敢地翻越过一座座高山，跨涉过一条条深沟……，可惜他就是不能被突然的冷落，就像一把良弓，被人搁置，收藏...但这一切又都是各朝各代在兴亡中的规律。奈何？

我们这些后人也不必自艾自怨，父亲在他有生之年已发挥了他灿烂的光辉，最后像一颗闪耀的彗星划空而过，在那繁星点点的太空中消失。（见插图 D14）。我们因他而荣，因他而傲。



D14

我敬爱的父亲，我们永远爱戴您，怀念您。

您的女儿启莘写于澳洲墨尔本

2010年4月8日